

歷史與空間

古韻悠悠醬文化

肖薊

中國醬文化，源遠流長，古韻悠悠。這是在古龍醬文化園中細細品味一番後，得出的感悟。古香浮動的古龍醬文化園，位於廈門市同安區同集中路1666號，長年免費向公眾開放。文化園內設有醬文化歷史長廊、模擬古代醬坊等多個展區，運用聲光電技術、3D影視和互動遊戲等，向遊人展示傳統和現代醬料的生產工藝流程和歷史文化內涵。那天，我們全家慕名從集美學村出發，專程前往醬文化園觀光遊覽，不單大開眼界，而且美味醬料更是一份驚喜。

元代劇作家武漢臣在《玉堂春·第一折》中寫道：「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後口口相傳，醬便也成為「居家七件事」之一。我孩提時代，在農村生活時，曾親眼目睹母親自製豆瓣醬，且至今喜吃醬，尤其是豆瓣醬。可是，實話實說，活了大半輩子，此前對「醬文化」卻一無所知。

醬不像酒，被常人所念念不忘，為文人所津津樂道。古往今來，單是帶「酒」的詩句就不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遙知湖上一樽酒，能憶天涯萬里人。」……即便是大字不識幾個人，也知道「李白斗酒詩百篇」、「酒好不怕巷子深」、「酒逢知己千杯少」、「借酒澆愁愁更愁」之類的說辭。反觀帶「醬」的詩句，卻寥寥無幾。唐代王維的「蔗漿蔬米飯，藟醬露葵羹」；杜甫的「藉糟分汁滓，麴醬落提攜」；顏真卿的「蕪蕪醬醋吃煮羹，縫鞵蠟線塗油錐」，大概稱得上代表了。

那天上午，當我們走出停車場，在醬文化園內一步步踏上木棧長廊，轉身向左俯瞰時，但見偌大的曬場上，55,539個頭戴「斗笠」的傳統醬缸，橫平豎直，像排兵布陣一般，整齊整齊擺在曬場上。由不同顏色的「斗笠」，組成的「古龍」兩個巨型大字，分外襲人眼目。

據悉，這個總面積達4.4萬平方米的曬場，連同它的五萬多個醬缸，曾榮獲「大世界基尼斯」紀錄。居高臨下，觸景生情，我立馬把它們與豬年春晚播出的、由塔溝武校兩萬名學員震撼上演、給億萬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武術節目——《少林魂》——聯繫起來。雖然醬缸不會動作，但同樣給人壯觀的視覺。

走過木棧長廊，進入室內參觀。我最感興趣的，是醬文化園中的「歷史長廊」。漫步其間，「醬的起源」、「醬的鼻祖」、「醬的工藝傳承」等專題櫥窗，以及「水晶洞」一般——缸內底部形成整片晶瑩結晶體的醬缸、早期的製醬工具等，展現在眼前，令我如夢初醒。一邊參觀，一邊欣賞，漸漸地對祖國的醬文化，有了些許膚淺的認識。

「何以解愁，唯有杜康。」據史料記載，杜康是公認的釀酒始祖。醬與酒不同，雖然歷史悠久，始祖卻有多種說法。其一，范蠡說。范蠡（西元前536年—西元前448年），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相傳，范蠡17歲時，在財主家管理廚房。由於缺少經驗，飯菜常常做得不可口，剩餘的飯菜存放時間長了，便會發酸或變壞。為防主人發現，受到嚴厲懲罰，范蠡將這些食物放在儲藏室裏。天長日久，長出綠毛白毛，曬乾炒熟後，加些許溫水，攪拌成糊，讓豬享用。一次，一小長工與范蠡開玩笑，將一些「糊」排進麵條。不承想，麵條特有味道。范蠡吃後，尋根問底，小長工道出個中原委。受此啟發，范蠡用這種酸澱發毛食物，創製出了美味可口的醬。其二，劉邦說。劉邦（西元前256年—西元前195年），漢朝開國皇帝，漢民族和漢文化的偉大開拓者之一、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戰略家和指揮家。《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記載，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韓信這裏說的「將將」，指善於使用和統率將領的意思。因「將將」與「醬醬」諧音，醬園中人便奉劉邦為醬園業的業祖與師神。醬，所以與「將」相提並論，除了諧音，在古代鹽、梅、醢、醢等調味品中，醬居於主導地位。古人云：「醬者，百味之將帥。帥百味而行。」《論語》也說：「不是其醬不食」。生活實踐表明，醬，就像將軍平暴除惡那樣，可以抑制各種食物之毒。「醬」的大名，因此而生。其三，蔡邕說。蔡邕（西元133年—192年），字伯喈。陳留郡圉縣（今河南省開封市圍鎮）人。東漢時期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

雖然，究竟誰是醬園鼻祖，迄今沒有統一的



古人製醬情景群雕。作者提供

說法，但醬的釀造，始於西漢，則是事實。早在漢代，就有「醬，以豆合麵而為之」的文字。成書於北魏末年（西元533年—544年）的《齊民要術》中，也有關於製作醬的記載。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在漫長的歷史中，製醬工藝，同樣並非一成不變。唐宋的《四時纂要》一書，就記錄了《齊民要術》之後醬品生產工藝的新變化。及至元代，傑出的農學家魯明善，在《農桑衣食撮要》中，也對製醬工藝做了詳細記錄。

在偌大的醬文化園中，還有一些實物，看似其貌不揚，卻是「凝固」的醬文化。比如，補缸工藝。在我國，製陶歷史悠久。考古發現，早在七八千年前，華北、華南等地就大規模生產和使用陶製品。陶製品，好用不耐用，稍有不慎，就會破裂，或者破碎。民諺曰：「新缸沒有舊缸光」。正因此，便衍生出補缸這一行業。在古龍醬文化園內，陳列着幾個經過修補，釘入多個大小不等、長短不一「螞蟻攀」的醬缸，令我過目不忘，留下深刻印象。在技藝高超的補缸師傅手中，補缸如同補衣衫，想怎麼補，就怎麼補。不單手法不盡相同，就連「補丁」也可「信手拈來」——用甲缸的碎片，補乙缸的破洞。補出水準，補出文化。

又如，那個沿用至今、個頭最大的醬油桶。木桶前豎着一塊中英文對照的標牌：「這個獲得大世界基尼斯之最高的木質醬油桶，係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木質儲油桶。1907年開始使用，已有百餘年歷史。該桶外高1.45米，內高1.37米，上內徑1.77米，下內徑1.28米，容積2.57立方米，可存放3.2噸醬油。」站在這個醬油「桶霸」前，我像面對奇珍異寶一樣，繞着桶身，慢慢移步，默默欣賞，發現組成醬油桶的每一塊木板上，都刻有隱約可見的繁體字。圍着木桶，邊轉邊看，原來上面分別刻着「第一」到「五十」的序號。

那天，當我慢慢地、輕輕地走過那條貫古連今的醬文化歷史長廊時，心中似有一種穿越時空隧道的感覺。在這裏，既了解了醬文化的由來，又領略了醬發展的艱辛，還感悟到醬文化傳承的意義。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看似平凡、少被吟誦的醬，卻是深厚文化的積澱、先人智慧的結晶。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南來作家新義

與寒山碧茶敘。他出示一部新書：《我的文學足印》，著作人是他，那書名的題字，我一看就知道是林曼叔寫的。果然，寒山碧說：「這是曼叔的遺作。」

林曼叔的書法，我素來不喜，但這書的題署，卻頗有勁有力，恍如「一步一腳印」，強而深地印在橙色的封面上。

每逢與寒山碧相聚，他都提及年齡，你幾歲啦，他幾歲啦，我幾歲啦，聽之不耐。我每說：「忘了年齡吧，你會活得更快樂年輕。」他的「文學足印」，當然免不了涉及年齡。在《前言》中，他說幾十年來與文字打交道，「有的是應邀而寫，有的卻是為澄清某些誤傳而寫」，「也由於工作的關係，我訪問過一些名人，而我自己也曾接受過訪問，無論是訪問或被訪問，所談者皆與社會文化國計民生有關」，「現將之編在一起，文章形式似乎不太統一，然而不加修飾卻更能保持內容之真實」，因此，從這「足印」中，當知寒山碧一生從文的經歷。

寒山碧1968年移居香港。換言之，他是個「南來作家」了？

書中有篇他被訪問時，談及「南來

作家」。他的定義是：「香港很多人都是來自內地，就算是所謂的本土作家，很多都是自小從內地來港，然後在香港長大。我認為南來作家應該是在內地成名後來港的才算是。」

換句話說，寒山碧不是「南來作家」，他上世紀七十年代才在港出書，從事創作和出版業務，在內地，他還沒冒出頭來。我認識他的年代，是他出版《蜉蝣集》（1973）、《星蜚集》（1973）、《漂泊的一代》（1976）、《妻哭兒啼集》（1976）的年代；也蒙他贈書。可惜，這些書幾經搬遷，也不知何去了。那麼，「真正的南來作家」是誰？按寒山碧的定義，劉以鬯、徐訏、李輝英、易君左、易文等才是；但，我向來便認為，一個「南來」的，在港生活久了，在香港定居了，那還可稱之「南來」嗎？「南來」是一個過程，相對的是「北返」；他們不應再被視為什麼「南來作家」了，他們已是「香港作家」，是「南遷」而來定居於此的人。

書中寒山碧有若干篇章寫得甚為「正義」，例如徐訏1981年逝世，徐速寫了篇〈憶徐訏〉，寒山碧看了「着實有點反感」，認為「不誠實」、「頗有在字裏行間進行諷刺之嫌」，於是寫了一篇文章為徐訏辯護，其詳情不說，大家去看《我的文學足印》吧。

另外，他還寫了〈我眼中的余光中先生〉，指余認為戴望舒的《雨巷》「音浮意淺，只能算為一首二三流的小品」，於是擅而代改之。這種行為，寒山碧認為不應該，遂行文二萬餘字批判。可惜，在這部《我的文學足印》裏，看不到它的「附錄」，否則讓「緣慳一面」的我，可欣賞一下也。

歲月如流，寒山碧已逾八十，望之仍精神奕奕，真應了那句「老當益壯」也。心中常掛年齡，卻見「後生」，看來我的理論錯了。



是新書，內是舊文，仍可一觀。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蝦蝦霸霸，好恰、恰到上面，踩到上心口，靠嚇、自細嚇大



「蝦」在水產中屬小角色——欠攻擊性。君不見人們會用「蝦兵蟹將」來比喻那些不大中用的手下。為此，人們怎也想不通為何廣東人會用「蝦人」、「蝦蝦霸霸」來表示欺負人。

對「蝦人」何以表示「欺人」，筆者有兩個理解；其一如下（諧音）：  
欺/heil；變韻母—蝦/haal

其二如下（偷換）：  
欺（同音）→嘻（笑聲）→恰（同義）→蝦（同音）  
那「好恰」相當於「好欺負」，「蝦蝦霸霸」相當於「欺」負人家，橫行「霸」道了。  
廣東人也會把「欺人」說成「恰人」，「好欺負」說成「好恰」。據筆者的考究，「恰」的本字是「洽」，融洽、「易話為」（好商量）的意思。假若你擁有「洽」這個性弱、勢力小的特質，人家就會看準你這個「弱點」而伺機「欺負」你；後來人們便借「恰」字來表示「欺」了。

例1：  
恃個老實做訓導主任就嘍度「蝦蝦霸霸」！  
咪睇我平時唔聲唔聲，就以為我「好蝦/好恰」啲/「好蝦/好恰」定啲！  
傳統上，中國人待人接物，包括欺壓別人，多少也會留餘地。如有人不留情面地對某人作出欺壓，廣東人會說他：  
恰到上面/恰到上門

又或：  
踩到上心口（「心口」指胸膛）  
與「踩到人家頭上」近。

例2：  
但今次「恰到上面/恰到上門/踩到上心口」，如果我唔「還拖」（還擊），佢就以為我係「鴛鴦」（膽小鬼），第日仲

「有坵企」（有立足之地）？  
話說回來，人們專挑那些軟弱的人來「恰」，於是就有以下的一個歇後語：  
雷公劈豆腐——搵軟嘍囉恰

廣東人所說的「靠嚇」，是一種阻撓對方的策略——只需利用（依靠）一些具威嚇性的言論，即不會作出任何實質行動就有可能迫使對方打消某個念頭或煞停某個舉動。

例3：  
細個嗰陣，如果我扭計話要出街，阿媽唔使出到開或者打，但只講一句，話術度有「拐子佬」，我就即刻收聲；大個咁咁先至知阿媽原來係「靠嚇」。

當有人受到言論上的威嚇，又或感覺到對方只是「靠嚇」，是廣東人的或會反應如下：

我「自如嚇大」嘍！/我「嚇大」嘍！  
意指從來就是在欺壓或威嚇下成長，所以不會對任何性質和程度的恫嚇有所畏懼。

例4：  
A：死曬仔，冇膽就唔好走，我而家有十幾個兄弟過緊嚟，到時睇你點死！  
B：噏呀，我「自如嚇大/嚇大」嘍！

23/7/2018，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將對全數共5,000多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強調中國「不是嚇大的」。30/6/2020，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香港國安法，美國商務部隨即宣布了對香港的制裁措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對此表示中國「不是嚇大的」。1/7/2020，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也就制裁一事在發布會上表示我們也「不是嚇大的」。上述一句「不是嚇大的」與「不是（個）省油燈」、「唔係好恰嘍囉」同出一轍，比喻並非善男信女，不會懼怕任何威嚇，且暗示或會有相應措施與之抗衡。

應是「不是嚇大的」中管有「嚇大」這個粵用語的緣故，不少海內外香港人認為如意為不懼威嚇則理應說成「是嚇大的」，亦即當「不」字應予以刪除。就此觀點，筆者向幾位從內地移居香港一段時間的朋友查詢，摘錄如下：  
是上海人說的。那些兒女吵架時會說：「你兇什麼？老娘『不是嚇大的』！」

就是說，我不怕你，你別覺得我見識小。可以是開玩笑，也可以是吵架的時候說，比如女朋友要分手時說：「我『不是嚇大的』，分啊！」  
個人認為是情境不同，但最終都有「不怕你」之感。以上或多或少說明了一個事實——「不是嚇大的」是內地用語；即便「不是嚇大的」與「係嚇大嘍囉」同義，但兩者持反向的演繹——此「嚇大」不同彼「嚇大」。綜合而言，兩者異曲同工，「不是嚇大的」並沒有口誤或筆誤。其後，筆者發現香港以至國外有媒體不知就裏，竟不「忠於原著」地把「不是嚇大的」改成「不是被嚇大的」；姑勿論如何，此等手法不值得鼓勵。

詩語背後

江鄰

北區：一山一水總關情(下)

最讓人唏噓不已的，是持續幾十年的逃港潮。或因為戰亂，或因為政治迫害，或因為饑荒，內地數以百萬計的人非法逃港，在深圳河兩岸留下了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今日北區有一些不能享受新界原居民「丁權」的雜姓村（打鼓嶺轄下25個村落，有18個是原居民村，兩個是居民村，還有5個是尚未獲安排村代表選舉的自然村），無異於逃港潮的社會標本，家家都有一部傷心的逃難史。

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恰恰是充滿傷痛的逃港事件，成了中國改革開放起珠江的直接動因。同時，改革開放初期跨過羅湖橋北上投資的弄潮兒，相當一部分正是早年的逃港者。而一波一波的水貨客，持續打開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商貿通道。在今天香港或深圳的社交場合，你時不時會碰到一個政經舞台上的活躍人物，向你講起他的逃港故事。

如果往上追溯，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在內地找到他們的祖廟。往返深圳河的一代一代淘金者，書寫了拚搏奮進的傳奇，也留下了血濃於水的記憶。他們成就了時代，時代也成就了他們。北區的山山水水，可以作證。

機緣巧合，我還認識另一位張姓朋友。他叫張永康，土生土長的新界人，張人龍正是他的大伯父。然而，這樣的出生背景，似乎跟他沒什麼關係。永康從小留學美國，英語講得比漢語流利，年輕時被公司派往上海工作，現在把家安在了北京，把生意做到了美國。當我向他了解張人龍的事跡時，他說說不清楚，還不如去問張然。而張然父母是北京高級幹部，他與陳月明小姐相識於留學美國期間回國探親的途中。當時，他在倫敦機場轉機，而留學美國的月明小姐正準備從倫敦飛香港。千里姻緣，情牽一線；百年人生，緣會一刻。張永康從新界走向北京，張然從北京扎根新界，整個世界成了他們人生軌跡的舞台和背景。「一國兩制」的巨大張力，由此可見一斑。

我與月明相識十多年了，第一次見面就有親人的感覺。她如今已是3個孩子的母親，有兒有女，其樂融融。事業發展得也很好，家族生意紅紅火火，社會服務有聲有色，自己更在去年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俗稱鄉長）選舉中獲勝，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女主席。

在就職典禮上，月明主席由衷地說，自己生於斯，長於斯，服務於斯。幾十年來，見證了打鼓嶺由一個半封閉式的邊界區域，到分階段開放禁區，慢慢釋放土地活力，發展成為一片生機勃勃的熱土。現在，粵港澳灣區建設為香港、打鼓嶺帶來經濟騰飛的新機遇，打鼓嶺將充分發揮連接深圳的地緣優勢所蘊含的競爭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據了解，打鼓嶺曾有約一半面積被劃為邊境禁區，當地居民必須持有禁區紙才可以出入。隨着香港回歸祖國後深港合作不斷推進，禁區自2010年起逐步開放，直至2013年6月第二階段縮減邊境禁區範圍後，打鼓嶺禁區基本上全面解除。現時市民已可以自由進出這個曾經令人覺得十分神秘的「邊境區域」，而由於長年人跡罕至，這裏的自然生態環境保存完好，為青山綠水平添了幾分魅力。回首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一國兩制」與改革開放這兩大國策幾乎是同時提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深圳特區正是因應香港而設立。如今的粵港澳灣區，如果以深圳和香港為龍頭，北區位於深港之間，恰恰是香港融入大灣區的前沿。所謂新界，過去指的是新納入港英管治的僻壤，今天已成為新區發展的濼鰲。

新界民風醇厚，向來注重傳承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重視鄉情、親情、宗族凝聚力，鄰里之間待人接物古風猶存。月明始終是一副嫻熟恬靜的樣子，當我們漫步在坪洋村街頭，她一路給我們介紹村裏的情況，一路與村民熱情地打着招呼。難以想像，村內村外有那麼多繁重的事務，需要她去協調和處理。細雨迷濛中，我再次來到陳氏宗

祠。整個建築以灰色為主調，磚瓦經緯，翹簷欲飛，簡約疏朗，兩根深紅色的及簷圓柱則使沉穩盡顯。兩旁楹聯是「胡公世澤，穎水家聲」八個燙金大字，與正上方黑字棕底的「陳氏宗祠」匾額渾然一體，構成一個厚重的門形圖案。寓意此門之中，乃陳氏列祖列宗，氏約族規，後輩子孫務必崇拜禮敬，謹守遵從。

陳姓起源於三千多年前，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舜後裔胡公滿被列為十二諸侯之一，封於陳地。胡公滿子孫以國為姓，是為陳氏。陳氏族人奔波遷移，繁衍於亂世，至秦朝初年陳軫重回陳國故地潁川，開枝散葉，為潁川陳氏始祖。漢末魏晉時期，傳至陳寔一代，在盛行門閥制度的背景下脫穎而出，成為名門望族。陳氏從潁川走向全國各地，其中較大的兩支，分赴閩南和江浙一帶。三是粵北粵西地區，隨南宋末代王朝遷徙而來；四是水上陳姓蛋民，源於陳友諒兵敗後，餘部和家人為明王朝驅逐南遷。除了這四支主流，還有一些歷朝歷代零星遷入的，或由當地人因種種原因改姓而來。

坪洋村陳姓是從何時何地遷來的，我沒作過考證。依我看，這已無關緊要了，氏族遷徙之路，亦是文化文明傳播之路，無從無止。從陳氏的繁衍，我依稀看到了新界五大姓：鄧、文、廖、侯、彭家族的繁衍。其實，面對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變化，推陳出新，我們哪一個棲身之處，不是新界？撫今追昔，得絕句《新界坪洋村拜謁陳氏宗祠有感》：

輕風細雨謁祠堂  
遙想胡公繼世長  
穎水綿綿三萬里  
清波一脈澤坪洋